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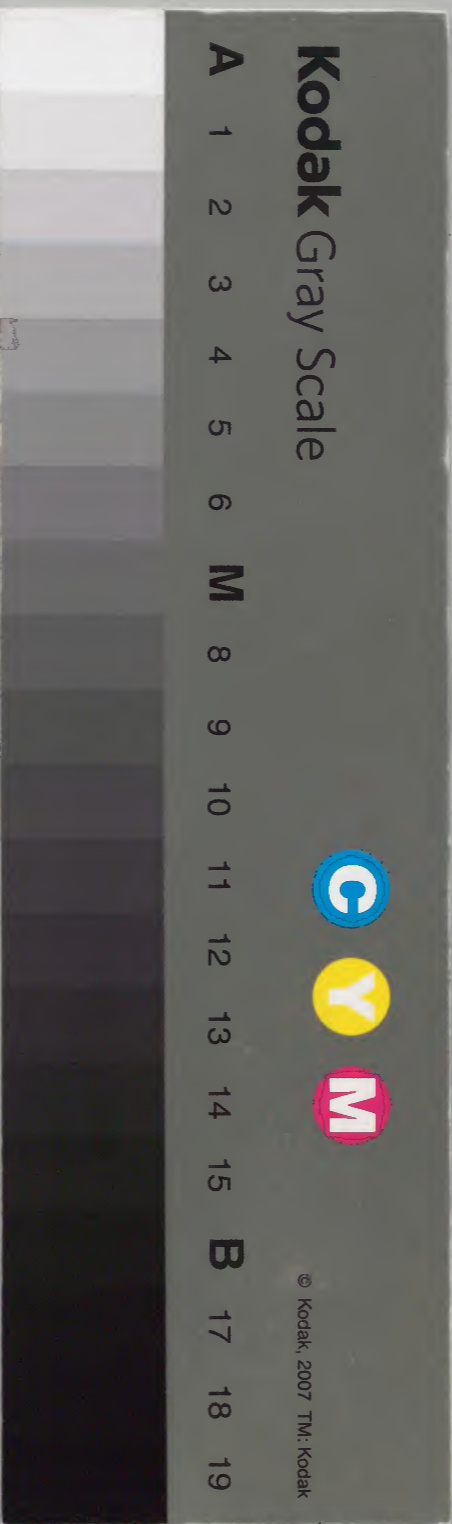
琅邪代醉編

十四之五

漢書門			
一	八	七	六
二	一	九	六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八	七
函	六	二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76	
冊數	20 (13)		
函號	308	65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四

淺草文庫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靈寶經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

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年之法禹所服也

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

渭橋長乳

琅邪代醉編

卷之二十四

一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見漢武故事○張寬一作倪綰

貳員之臣

山海經云貳員之臣曰危與貳員殺窳窳帝乃牾之於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人徒跽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李白別傳

患

漢武帝東游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其狀象牛青眼躍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取酒灌之灌之數十斛始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憂氣之所生此必秦家之獄地不然則是罪人徒作之所聚也夫酒能忘憂故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矣按神記

僊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欲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

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各曰僕引去則死無為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爾按神記

俞兒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右祛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伯王之君興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祛衣示前有水今右祛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鵬雛

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

也文王厚賞之幽明錄

又

漢武帝時西域獻鷹

得鳥雛

莫識惟東方識之異類傳

畢鸞

孝武帝時常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尚書故實

鸞

光武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青詔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對洽聞記

海鳧

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鳥毛也
出則天下亂晉語

諫珂

晉平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
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
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
曰然師曠曰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
而冉自誣乎說苑

豹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帝時為孝廉郎
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
又擊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
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鼪鼠也見爾雅
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又劉昌言唐盧藏用弟若
虛多材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首虎
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鼪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
所謂鼪鼠猶文而形小一座驚服昌在虞衡時蜀中貢
諸獸皮有石虎者似貓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
黃白斑黑正類猶文豈所謂鼪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浮游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祟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氏

瓊語

長頸王

沈約問劉杳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白題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按白題胡名見潁陰侯傳註嘗讀杜詩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以白題對朱汗且曰斜似別有意偶讀墨莊漫錄謂李長民元叔云在京師圍城中戎騎入城有胡人風吹氍毹墮地後騎告云落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氍毹也

威斗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墓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
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一瘞
冢內一瘞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玉印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勅召祖瑩與李琰之辨
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
果如所言

墨智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

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
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今於第幾版
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為執政語林○按夷齊父
墨台初墨台複姓初其名則夷齊當是墨台智墨台允
余有考別卷中

雌

葆光錄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
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雌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
尾塞其鼻後果驗子雲別廳鼠曼倩識騶虞弘業蓋三
之矣雌以醉反

內黃

梁太祖辛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珽曰何謂內黃珽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珽曰秦有都尉埋外黃其故墟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珽語大喜按後漢郡國志陳留有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陵廟于小黃小黃豈即下黃耶

武陵

晉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界與夷樓壤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

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史臣昭駁之曰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

神雀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帝召見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大龜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

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
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
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
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
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
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
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

仙館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三人圍碁與
一杯白水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曰不願
也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
自當出若饑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
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
者龍穴石髓

龍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
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山下
得白魚所作也

石鼓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

華公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
數里

陵卮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
能辨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東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
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何子容曰史稱茂先博
物洽聞世無與比然斗間紫氣亦待孔璋辨之嵩高山
竹簡非東廣微之問亦不知明帝陵中物也世人無三
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冢銘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
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
此是司馬越女嫁荀蹄兒檢訪果然

服匿

竟陵王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受七八升以問
陸常侍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
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鐔于

斛律士亮博涉羣書兼解音律初樂有鐔于者近代絕
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曰此鐔

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

阮咸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聲甚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

隋唐嘉話

古鼎

漢紀武帝有古銅鼎以二回李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按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東觀漢紀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

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劉狀除郎中

千里酒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桔酒昉次及問劉曰酒有千里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劉元鳳所撰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際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飛雉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雉

鳴南陽。侂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胡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銀筆

韓定辭為鎮州王鏐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幕客馬彥接馬有詩贈韓云：遂林芳草綿綿思，蓋日相携步麗譙。別後巖壑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僻，他日

或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雪兒銀筆之事，韓曰：昔湘東王好學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管，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寮文章有奇麗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何出，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曰癡龍，定辭復問或巖壑山當在何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徐整碑壙務山王喬

所仙升菴云。權音權。務即旄丘之旄也。

龍雀刀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乃為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

金鳧

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南向而飛。至涇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善該博

多通考其年月。即始皇墓之金鳧也。拾遺記

虎枕

魏明帝拾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文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云。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拾遺記按二物不知何人所作。然能使數百年後變為生物。必其形妙逼真。故能然也。

鐘毀

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

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
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
曰將毀晏子春秋

鐘鳴

孝武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
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
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
山恐有崩弛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
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
十餘里東方朔傳

順帝時殿下鐘鳴問樊英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
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言岷山崩日月相應

樊英別傳

魏帝殿前大鐘不扣自鳴人皆震駭眾以問張華華曰
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事如華言

掘磬

總章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
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
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
其七餘號啞鐘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

墜馬

武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
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迎婦聞
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磬鳴

洛陽有僧房磬自鳴僧怪之成疾曹紹夔來問疾僧以
告我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
除之僧雖不信真或得效具饌以待夔至以懷中錯鐺
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
故彼擊此應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黃鍾難定若得阮

咸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屬亦何難定之有

鈿蟬

溫庭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
寧王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妻
惋得詩人之怨也鈿蟬金鴈皆歌妓名伊州涼州皆開
元中新製曲名故曰新曲按開天傳信記明皇燕會五
王奏伊州等樂眾皆舞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
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君勢卑臣事僭卑則
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詠見於人
事是將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也國家其不免乎上默

然以此觀之新曲極為寧王所賦而此乃言以教之何
耶豈以寧王世稱其妙於音樂故借言以高其藝也
詩話

彗星

真宗時彗星見東方真宗懼有先生王得一入見中貴
述以上憂彗星事得一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
應至十年契丹兵果寇澶淵駕親征是時契丹在河北
駕在河南忽日食盡上見之懼甚司天監官奏按星經
主兩軍和解上不之信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已而
契丹兵果自退而馳書至求通好

槐煙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
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
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
士作乱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楊彥
錄齡筆

影娥池

上官儀咏雪詩云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
閣珠散影娥池飄素迎歌上翻花向舞移幸因千里映
還繞萬年枝中用影娥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令德

茶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
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蛾池每登臺眺月影
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蛾池亦曰眺瞻
臺時皆歎其博識

別畫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齒草欄外夜則歸臥
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待貢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
臣俱無知者僧贊寧曰南徠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
人拾方諸蚌膽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
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摩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
見張騫海水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
舊本書中載之郭瑛曰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
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昨讀丘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
皆戲術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聞人亦嘗試驗一二彼
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
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
理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
之下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
珠淚難得未試耳書以待辨博七修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公未知其精麤
以示吳正肅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
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
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
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有人授余占猫睛法曰
子午線兮卯酉園辰戌丑未杏仁尖寅申巳亥棗核樣
此訣千金不易傳最准

劍氣

吳時欽祇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
宿問天文孔章曰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

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於獄中掘深二丈
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
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劍至光曜焯燁煥若電發後張
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恒以其一自隨
後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忽見二龍相
隨飛去○按張華傳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
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係徐君墓樹
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
將也莫亦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煥子
名華經延平津失劍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

論此其驗矣

刀靶

嘗有人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本見之曰。此人瘤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墓見觸骸。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聽琴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樂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外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燒桐

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椽竹

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人言中郎善別琴材。而不知其善別笛材也。人知其精於琴聲。而不知其精於笛聲也。

絕絃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一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槌鼓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同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峽口

琵琶宮聲

樂人王令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車鐸

大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章懷太

子嘗作寶慶曲。關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崇輔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聞琴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棄鑄

吾子行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自高。聞子行造之。子行遍扣所列鐘鏡。問之。客言其音所屬。語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鑄鐘。擊之。鑄形弁。其音涵

涵。客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以圜。此鬱勃不發。非宮也。而不比他音。當是古棄鑄耳。客乃服。

識味

符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何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有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柘半露。問之亦驗。又啣鷺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符子數十

篇。裴景仁
秦書

杏李柰味

玄宴先生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

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子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糅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三

味玄晏春秋

勞薪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咸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是故車脚舉坐神，其明識。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

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輪。師曠事今不見何書。劭言當必有所本。劭不近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木，其法必有為也。餘冬序錄楊用修曰：識勞薪乃曠事，今傳以為符朗，非也。然不知又有荀勗

淬刀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取水者擇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

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因更令人往取江水淬成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太平御覽

江泉

李贇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別茶

蔡君謨著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

石笋隱字

成都子成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者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墳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寺之遺址諸葛亮禱之方驗有篆字曰盤叢氏立國誓蜀之民以二石柱橫埋連接鎔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

邪又五字濁歎燭觸蠲時人莫曉後蜀相范賢議曰亥
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歎字可記主饑饉巳午
歲燭字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
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卜椅

嘗侍郎儼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元儀常鄙
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
題識其節氣遂隔簾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又儀於堂前
設雕椅二以祗備右丞泊太夫人同坐儼見曰其一至
某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

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
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破之談錄

武肅左右有葉簡者善占筮忽一日旋風南來遶案而
轉召簡問之曰此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吊祭使去王
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伸吊祭簡曰但速發彼若問如
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本國皆預知之信而遣之生辰
使先一日到渥已薨次日吊祭使至楊氏左右皆大驚
先是楊渥欲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
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夫葉簡觀
風而知渥死占驗已神若淮南人聽鼓角而知錢氏之



未艾亦精矣哉

善哉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鷄小為鶡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華陽博議

碑陰八字

漢太尉許誡碑久磨滅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徐鉉父廷休一見解曰談

馬詩字礪畢碑字王田重字數七立字

浩浩育育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管子

王仁裕

五代王仁裕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鐘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鬪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五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正統

張東沙曰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云三國之時蜀以宗室
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
亡而晉始興焉其言甚正優於陳壽之帝魏而寇蜀遠
矣按晉公此論晦庵作綱目已從之矣我朝有績溪士
子胡廷瑞著宋後宋統一書竟元文宗之世俱稱德祐
恭帝每春正月稱帝在瀛洲國帝在籍田國而于懿璘

質班之死即稱元亡然後書德祐帝自廢于荒漠其意甚善嘉靖二十三年奏聞下部格不行余尚有其書

古諸侯

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卿府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

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也

蔡邕獨斷

官制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詐反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明亦名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

傳少傳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則反致異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事緒○病逸漫記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能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絕倒此雖戲言然洗之不作先見反亦久矣

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容齊隨筆

燕領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燕常惠以右將軍燕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未正名命者為

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元祐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以趙充國為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王堂漫筆

假字甚古吳廣為楚假王韓信自立為假齊王曹參為假左丞相項羽為假上將軍會稽假守通班超假司馬皆是元祐法尚書侍郎資淺者權字唐亦有之楊嗣復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為權知禮部侍郎是也唐尚書資淺者又為尚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勅於通事舍人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為監察御史裏行宋御史資淺者亦為裏行武后時裏行御史聚左臺門令史騎驢衝過

怒欲杖之令史曰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令史數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媿而止可為一笑我朝署員外郎試御史即假與權類也我吳陸冢宰完以璫瑾不悅授試都御史都御史有試惟完事見世村年譜國初有試給事中澤州茹太素太祖時為試尚書後悞旨戍雲南召之懼自盡太祖為文哭之

張端叔說

官爵有假秦漢時事也假守假王假上將軍假丞相假司馬不一而足至於小者晁錯傳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

有假候。蓋漢時用人，必求其稱。故雖里胥之傳，不輕以真與之。至於王莽謀篡，先自稱為假皇帝，皇帝而可假耶。逆臣不足道也。

王文恪公曰：唐制有勲，有官，有階，有爵，爵以定尊卑，官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勲，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階高者，亦有勲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凡階高官卑，則稱行官，高階卑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勲階爵隨之，無復叙勞叙功之意。顏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則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勲官用蔭，則有高卑，會燕合依次序。然

則唐之勲官，惟以定蔭而已。按長語所載行守，又與文裕說稍異。其曰：我朝為是官，則勲階爵隨之，似亦未確也。攷吏部職掌，如公侯伯，則謂之爵；左右柱國、正治上卿及資治尹之類，則謂之勲；特進、光祿大夫以及承德郎之類，則謂之階；宗人令、尚書侍郎之類，則謂之官。官有百職，事階有初授、陞授、二品至四品，又有加授勲文職止及五品武職止及六品爵止三等，其不同如此。沈存中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為直官。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但以資淺為之，其實正官也。

別稱

金唐詩話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主極自小版拜小勳升菴曰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學士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

昧李肇翰志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

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

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有授此

職者遂呼龍圖治宅編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挂

席歇息牌於門首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

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聚頭帶

巾必皆覽鏡時謂三照相公雞按唐宋時此類甚多如

伏獵侍郎鵞鴨諫議祗候賢良難以殫述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

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奉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落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因話錄

三九相公

鄭畋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號

三九相公紀異錄

縮葱侍郎

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籠餅即

饅頭也朝野僉載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朝野僉載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為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而多受金號

金牛御史朝野僉載

鶴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雞樹朝野僉載

僉載

白蠟明經

振雅代辭編

卷之三

二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為對朝野僉載

八榻將軍

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參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攔榻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榻聿曰前後八榻即今遷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榻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榻將軍朝野僉載

驅驢宰相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迫逐時號驅驢宰相朝野僉載

婁師德號衛靈公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於眾又病足張元一目為失轍方相又曰衛靈公言衛護靈柩亦方相也朝野僉載

朝

近歲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薦祿香得之時號為祿學士運判蔣彛應副朱冲葬事得之號作作

學士朝野

駙馬

今世尚公主者乃稱駙馬都尉漢時不然如董賢弟寬代為駙馬都尉是也尚公主者俱列侯

豹直

李洛公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豹直言豹性繁善服氣雪霜雨露伏而不出慮汙其身則宿公署是豹伏之義宋景文公詩乃用傑字又職林云凡兩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傑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傑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傑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傑亦皆用傑字青箱記再篇傑字書注云連直也
宋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須入宿若遇豁宿不到於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曆筆談

木天

廬陵威王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齊裏施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徹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

見金樓子

九棘三槐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二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夫樹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而與之謀也古人植一木且有深意使人慄而感焉如唐之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則無所取

袁那代辭編

卷之三十五

九

義徒為佳麗去古遠矣鶴林

少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
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
艾尉也洪容齋隨筆載晏幾道與通叟原少公亦用此
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書高天日幽人
未遣回者蜀士注云少仙應是言縣尉縣尉謂之少府
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故稱少仙

黃閣

禁門曰黃閣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

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
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
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
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
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
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為黃閣初非用黃僕又
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蓋信黃閣非虛名也郡
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為黃堂
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
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

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
間因韋韜奏御案牘得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
得用黃矣野客叢書

黃麻

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
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
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
也詔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等傳故劉禹錫
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
紙上表杜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古

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允賜予徵
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
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允諸陵薦告上表用
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
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敕
書用消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齊雜記治平間以館
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
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野客叢書

監搜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退

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云松
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
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
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大和中始罷之

文武參用

唐文武參用東漢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為左金
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宋初頗循其制王公明以工
部侍郎兼黃州刺史喬維岳以給事中換海州刺史李
士衡以三司使尚書左丞換同州觀察使李維以學
士承旨刑部尚書換相州觀察使陳堯咨以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換宿州觀察使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
觀察使則以用兵擢之也龍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
秦州防禦使則非美遷也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
刺史錢昱換秘書監遷工部侍郎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為應天
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
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成化辛
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廢之後為中都留守此以文
秩換武也奉人為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
午鄉試赴禮部場屋太后遣人昇酒食入視之及下

第授指揮同知世亦詭之

官年

宋士大夫叙官間有所謂實年官年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人仕不得不預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數歲者然亦未嘗明言其後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縉紳多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七十而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決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騮六十八歲而增其三亦求罷去諸司援實

為請聽終任知嚴州秦煇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踰七十齊慶胃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其在我朝則減年者常多而增年者絕少惟選館及臺省乃有限年之例然經義困人童而習之白首不得者比比少年登第能有幾人哉

告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

師古曰告者請謁之名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
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
病皆同義兩漢傳聞

謁

顏師古注漢書如此其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
注者漢宣渭上令單于毋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又
不知是何禮元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
可考矣文公語錄

用修曰說文謁白也增韻訪也請見也古者請見必有
辭書之方策使將命者通名故漢有謁者表益傳上謁
注者今通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或使之易衣敬曰
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舍旃褐假
鮮華是矯常也不敢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
刺也

虎爪板

宋王微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
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
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玉筍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仲薛舉袁都輩時

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西溪叢語

冰廳

祠部呼為冰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始置匱加鐫人以為便因話錄

籍

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

蚩尾

蚩尾獸也漢武栢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蘇氏演義

葆旅

蒲觶為虎首王葆旅事注關中俗謂桑榆蘗生為葆又野禾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眾

也前漢天文志

璫

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中常侍漢興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宋穆正觀初復置散騎常侍分左右皆戴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掌規過失唐志

卓白

漢官吏著阜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阜衣之
吏張敞曰敞備阜衣二十餘年注去雖有四時服至朝
皆著阜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
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
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
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阜舊矣

野客叢書

鷓鴣

我朝給事中補鷓鴣御史補獬豸然鷓鴣實御史故事
唐河南伊閭縣前有大溪每僚佐有入臺省即水中先

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
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分
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鷓鴣立前
後如此為驗僧孺揣僚無出于已因舉盃曰既能有
灘何惜一雙鷓鴣宴未竟俄有雙鷓鴣飛下不旬日詔
拜西臺監察御史

劇談錄

五馬

漢制卿駟馬右駢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
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柳元
策兄弟亦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透

迺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通稱

父命稱救後漢

諸子從救是也叔可稱大人

踈受對踈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陽獻主傳張博云王遇大人可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父可以稱聖善楊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萬歲馬援傳援醢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問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鳴殿前樹上黃霸傳

國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事魏相傳帶劔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如傳臨邛今日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孚言端拱嘯咏謝鯤言拱端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傳武帝詔云山大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君晉曹摅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雜說
孔平仲

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古吏民謁郡守亦曰朝任廷臨龍丘長濱不朝三日是郡守聽事古亦稱朝

張敞奏黃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裕遺及舉孝子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顏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通呼為殿不必官中也

白鹿

鄭弘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

通義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起是也北狄可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居為北蠻是也二典可以為謨馬融曰屢擊鳴球載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悅傳靖謫庸違唐書攸貳是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與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俘俘取也書云俘寶玉是也句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可稱句前漢廣川三越傳盡取善縉句諸宮人注句遺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肅慎之命是也詠不止

野

脉也。視物可以為詠。後漢王喬傳。詔尚方詠視是也。餉。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記注。以詩賦餉。孫雄。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孔平仲雜說

明府

今人稱縣令為明府。始於唐人。漢人則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禰高。獲稱鮑昱。皆然。又龔遂傳。王生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張湛傳。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注。郡

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漢紀鍾皓曰。明府必欲得其人。陳寔是也。見賓退錄

杜密謂太守王昱曰。志意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

旌節

周官全羽為旌。析羽為旒。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圓下幢。下復數層紅羽。駢駢然如夜合花。此析羽也。今鹵簿中節。頗類此。其首亦圓。相去尺餘。有數重圓板。以鼈毛尾綴之。亦析羽遺法。然蘇

武漢節則旌節之制至於龍節虎節玉節則今虎符之類但可合符不必盡為旌耳顧畫節首一物若書卷豈亦合乎漢銅符以銅為之竹符以竹五寸鑄刻篆書其上

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文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

此用脩云

周禮小行人撻天下之侯節山國用虎節土國人節澤

國龍節以金為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以竹為之

銀兔符

唐初為銀兔符以兔為瑞也及為銅魚符以鯉為瑞也

武后以玄武為姓瑞乃以銅為龜符

朝野僉載

印綬

孔氏雜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即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譚母賜金章紫綬是也。○隋書禮儀志：二品以上金章紫綬，三品銀章紫綬，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緋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緋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緋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縹綬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緹皆

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緹者古佩褖也。佩褖相迎受，故曰緹。紫綬以上，緹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緋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三百二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緹綬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純綬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粗，皆廣尺六寸。通典中丞銅印墨綬

封疆

封壇者，封土為臺，以表識壇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

又為壇埒以畫界分域也。○闔市場也。闔市門也。○肆取以陳貨鬻之物也。店取以置貨鬻之物也。馬竊古今注

郡縣

今人稱府為郡縣為邑。是府大於縣也。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在傳表二年。簡子誓曰。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得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圍免。則古者縣大於郡矣。史記正義曰。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此以郡監縣之始。今之巧宦。有以貨取者。皆謂之鑽。班固云。商鞅挾三術。

以鑽。孝公。今官有不振職者。許郡將部使臣。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頓陽令薛恭本縣。孝廉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才賞。久用事。宣即奏賞。換縣。泊毫編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壯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正其號。曰都都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蕞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俳優各恃恩寵。願

為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誼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竝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為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為辱。曷不曰都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劇談錄

宦官監軍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任崇以問宰臣。呂文靖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任宗委公擇之。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

後

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衰經臨哭，由是觀之，嫁人有妻，古今所有也。編釋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壘市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後周行逢代其位，因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召為節度判官。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

三楚
新錄

觀史

朱子著蘇州人。大宋時為弘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
錄。戒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
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

傳中吳
紀聞

奏對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
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
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
如元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編修。行營
雜錄

詔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
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
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凡。陳竇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
以君子立朝。貴有智。鷄林

小黃門

劉承規在大祖朝。為小黃門。每令與諸黃門。數真珠內
夫人潛於窓。覘之。未嘗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太
宗即位。有一宮人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似不欲殺。
承規承意。奏曰。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
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承規

再三不可於是就木宋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
却取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進六宮皆圍合子而
哭良久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
之間蕭然畏法

白者

闕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周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
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餘冬序錄

宦官妻

宣德中賜璫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璫吳誠妻兩京
第宅在田見水東日記諸書按高力士傳河南男子呂

和靖對語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
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
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曰此非
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嗚呼儒者
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近世名公以道
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可笑也

溫公更新法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
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

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於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言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乃有大力量者。方能為此言。張軍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鶴林玉露

麥價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麥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麥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麥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昇平客語

后監國

南唐烈祖殂。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學士李夷叟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為。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遽為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必大。

遂寢

江南別錄

筆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柳公綽進大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

楊用修曰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封還

邵博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鞏聞

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嘗攷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鎰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誤進則唐中書舍人已有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鄭公也

吳曾漫錄仁宋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又韓滉命鑿密記云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滉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滉曰學士毋以性

命為戲。渥不荅。局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
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
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
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
立。文公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
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訖了

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
相約共爭濮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
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

淵奸邪。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此者甚衆。凡臺官
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
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持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
者。以不能塞職為慙。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
濮王事甚急。疏已七八上。不聽。皆納敕求罷去。臺官不
留一人。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然人主猶采物論
後來者。其言愈厲。南豐雜記

先白大夫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太
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此

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

此錄田

謫官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為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為無以示貶折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幕職官前朝貶謫雖重叙用亦聚未聞其黜免而置之

關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不勝誅國猶為其所誤而况於大夫乎

羅華曰舜投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幽州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由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取潮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臣沙門島上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

宋王定國記沙門島配囚舊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海中馬默知登州建言非朝廷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

選年深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
史載之默傳矣李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郡嘗有太守見
配崖州人例止三百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
乞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
王記馬初無嗣以此陰德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
南海李不能舉其名事出傳聞恐直是虛厚事耳司馬
詩話僧惠崇荅潘閣曰秀才當憂微事秀才夢惠崇拜
得無詣沙門島耶沙門島配囚唐時已然過額投海中
或是唐以來制而宋因之耶宋更嚴於唐耶

好惡不常

元符中錢適為侍御史方入對急論魯布會子死竟命
轡而去朝廷知之布敗除適中丞詰詞有云方蹇蹇以
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轉工部尚書言路數其燥進
坐罷其責詞乃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夫適於其子之
死也始謂其忠終謂其忍其與彌子瑕獻餞桃乘路馬
先後榮辱顧不似歟樂天行路難云君心好惡苦不常
好生毛髮惡生瘡是故事君者之必謹也

詔杖

夢蕉詩話

秘書監姜絀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絀
死後廣州都督裴由先下獄帝問法當何如嘉貞復援

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肱官三品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平伍待况律有八議勲貴在焉賊事既不可追仲先豈容復瀆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仲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由此觀之殿陛鞭朴至宋始弛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大都士不彈削職亦不避遠竄但惡辱體受刑死於杖下當因往往藉是以箝諫官之口頓忘國體恐亦自不免也

子雞味

開元初宋璟為御史大夫坐監朝堂杖人輕出為睦州

刺史嚴州志

飲章

蔡邕傳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疑並非也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僕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注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飲章刊章皆奇飲章告者原無姓名刊章告者有姓名而刊去之也又梁松

傳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注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五終



道春傳朱

